

# 一瓶伊犁河水

□南京 刘少勤

几十年来,我对新疆一直向往。前不久总算如愿,我随南京十多位校长和骨干教师到新疆伊宁市送学送教,终于踏上这片挂着云朵的辽阔大地。出发前我心心念念,这次无论怎么着都得去趟草原,那拉提抑或科桑,吹劲风,看苍鹰,听马嘶,进毡房,喝马奶;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,四仰八叉地躺下,任由白云拖拽着目光飘荡。下了飞机,我心里一遍遍地默念,那拉提我来了。

此行的校长、老师们都是南京学校的学科带头人,有几位还是江苏省特级教师。这些年来,南京市对口支援伊宁市、特克斯县,教育结对支援早已硕果累累。到伊宁当晚,九点多除了外面还是一片天光,我想约几位老师出去走走,顺便倒倒时差,没想到被一一婉拒,都说要再准备课、改改课件,结束后再陪我去打卡六星街,啃哈密瓜,喝啤酒,吃羊肉串。

接下来的几天,我一直感受到新疆之热。太阳高挂,无遮无挡,紫外线让人目眩。走在路上,人急急闪进树下,如果只有脑袋或半截身子被树荫遮挡,身体立马就有清凉和酷热两种迥然感受,界线分明,阳光是分割线,身体移动

着,热和凉的感觉跟着倏忽变化。当身体完整笼罩树下,人也就迅速被阴凉囹圄儿包裹,顿感惬意无比,树荫外的火辣辣阳光让人心生惧意。还有一种热,就是南京和伊宁两地老师的交流研讨之热,计划中南京每位老师一天安排两场讲座,实际上每天都是三四场,会场爆满,场场延时。常常是一场讲座刚结束,老师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所学校。那天在伊宁市第三中学,我听取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王夫成老师的讲座,教室里男女老师坐得满满当当。王老师快六十岁了,特意染黑了头发,穿着整洁的白衬衫,一位高中语文教学专家,一位亲切长者,淡定恬静地讲述高中作文教学体会。三个多小时里,教室里很少有人进出走动,台下的老师们不时像学生一样举手提问。

送学送教工作有计划又没计划地进行着。我们住的宾馆,几乎每晚都有伊宁的老师单个或三五结伴来访,他们带来自己的教案、讲义或研究文章,有的也捎带一两串葡萄或一只哈密瓜。忙忙碌碌中,没人再提及跟那拉提草原的约定、对赛里木湖的念想。

一周的送教工作终于结束,我

们将于第二天一早出发返回南京。工作总结后,有人提议去趟旁边的伊犁河吧,老师们都孩子般欣喜。站在宏伟的伊犁河大桥上,看着伊宁的“母亲河”湍急流淌,我想起汪曾祺先生“人间无水不朝东,伊犁河水向西流”的诗句,想起伊犁河源头的天山山脉洁白冰川、皑皑白雪,想起“生命河”滋养的辽阔草原,还有草原上那飞奔的骏马、那醉人的花香。我们从桥上沿栈道走下,乘快艇跟伊犁河亲密接触,小艇箭般犁出浪花,夸张的齐声惊叫和欢呼掩盖了马达轰鸣。快上岸了,不知受什么驱使,我一口气喝光手里的矿泉水,蹲下身子,将瓶子漫进水里,“咕嘟”“咕嘟”几声闷响,瓶子喝饱了水,拧上盖子,塞进了挎包。

回南京后,我将这瓶水立在办公室电脑旁。水很清亮,透过水可以朦胧看到对面墙壁上的字,瓶底铺着一层薄薄泥沙。坐久了,起身,拿起瓶,摇晃,水立马混浊起来。静置,约半小时后,水又清澈如初,泥沙沉淀瓶底。闲暇,倚着窗户,捧着这瓶水端详,不由得又想起新疆,想起伊犁河,想起伊宁市的学校、老师和同学。

同事说,如果再往瓶里灌些秦淮河水,岂不更好。是的,也好!

## 传承

□南京 周世青

7月下旬的一天中午,王俊来电说他老爸在安徽老家病重,要我帮助联系转院来南京。下午四时许,老人住进了南京城北某医院。两天以后我去探视,很不忍地看到生命垂危的老人艰难地呼吸着,这是一位为家乡教育倾注了毕生心血的老园丁。当晚,老人悄然逝去。

第二天上午我去老人家里吊唁,与退休不久的当地教育局老局长不期而遇。老局长如数家珍般地和我讲起老人当年的故事。上世纪60年代初,县里教师奇缺,19岁的少年还在师范读着书,就被选优提前走上讲台。1983年,他被派往70年代初利用旧祠堂办起的一所农村中学当校长。面对校舍破旧、质量滑坡、人心涣散的困境,他抓规范、办职高和迁校址“三管齐下”,学校“旧貌换新颜”,成为县级农村示范职业高中。1989年他荣获国家教委等授予的“全国优秀教师”称号。1990年又被调到县第二中学,先是副校长两年后“转正”。2001年学校成为市级示范完全中学。他还用心培养了一批知名教师,并为县级机关输送了多名干部。

救活了一所农村中学,办好了一所县城中学,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,这“三个一”概括了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教育人生。而我更有体会的是,他还精心打造了一个子承父业的教师之家。他们夫妇有三个孩

子,儿子王俊和小女儿是老师,大女婿也是老师。十多年前,老人来南京住院,曾和我讲起1983年帮儿子填报志愿的往事。父子俩在“高考指南”上看到铁路师范招生很新鲜,又担心铁路办学不正规。做父亲的独自乘车来宁到铁路子弟学校“微服私访”。耳听为虚眼见为实,他放心地给儿子填报了铁路师范。两年后,王俊铁师毕业后竟然被分到了他老子“侦察”过的铁路二小。

1985年,王俊来铁二小时我就在相邻的铁路中学。他获得过“铁路分局十佳青年教师”和“市优秀青年教师”的称号,当过大队辅导员、教导副主任、副校长,在校长的岗位上干了20多年。2004年学校划归地方管理并更名,王俊的担子更重了。小宇是王俊的女儿,读完高中如爷爷和爸爸所愿考上了师范大学,毕业后刚工作就当上了班主任。我曾亲眼看到王俊在微信里向女儿传授处理班级事务的秘笈。每逢节假日,王俊带着爱女回到老爸身边,三代教师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孙女的成长让爷爷格外开心。

退休20多年来老人一直没闲着,开讲座、搞调研、撰写教育志,直到病重住院前他为全县中小学校长培训的讲稿刚写了一半。筑梦杏坛守初心,赓续血脉再出发是子承父业的孩子们对老人的最好纪念。

## 伴读时光

□南京 董丹彤

曾有两年半的时间,我陪女儿住在南京一中附近。没有宽带,没有电视,甚至也没有收音机,房里只有一张床、一个书桌、必要的厨具,真正达到了至简。

早晨,我六点一刻出发,先乘地铁,再转两次公交,从城南穿越鼓楼到城东,途经三十多个站点,在七点半前赶到单位。晚上上下班归心似箭,进地铁时夕阳未沉,出地铁时已是万家灯火,三步并作两步奔回家中,煎炒炖煮等待女儿放学。我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大约是三个小时,但女儿从家里步行到学校只需七分钟,这样的时间“赠予”,可让女儿多睡一小时。

由于没安电视和宽带,晚上的空闲变得“高雅”起来。那段时间,我看了两遍《红楼梦》,看周国平,看史铁生,看诗词,也就是那段时间,我才稍稍明白一点格律是怎么回事。那段时间,我织了很多毛衣,女儿穿的各式漂亮毛衣均是我睡前消遣的成果。盛夏昼长,晚

上我到夫子庙的东市西市流连,欣赏大型剪纸《清明上河图》《金陵十二钗》等,揣摩大师的线条,我的剪纸技术也得到提高。那时我的手机上还没有QQ和微信,我和一位学生时代的闺蜜,用手机短信聊了数不尽的生活小困惑、小快乐,无聊的地铁公交时间,都变成了积极的“人生思考”。

女儿高三周末补课,我就带上相机和公园年卡,跑遍了总统府、阅江楼、江南贡院、瞻园等景点,看了许多历史图片,曾因一张历史图片的说明,忽然对之前的某种疑惑豁然开朗,对“勇气”有了顿悟,获得心理能量,解决了一个困扰于心的工作难题。有时就近去南京图书馆听公益讲座,一次有幸听到王蒙的讲座,当粉丝们高声背诵“所有的日子,所有的日子都来吧,让我编织你们,用青春的金线,和幸福的璎珞……”我沉浸在热烈的气氛里,学生时代看电影《青春万岁》的美好记忆瞬间被激活,恨不得大声放歌。也

有时就一个人坐在阳台上,手握闲书,沉浸在小说情节与午后暖暖的阳光下,等女儿下课回来。

女儿有时会带回一束康乃馨,插在瓷瓶里,那温润饱满的红色,火苗似的,点亮这个至简的房间,让人欢喜,也让人轻松,往往这时我们会聊点什么。有一次,女儿即兴给我“表演”南京方言,用老城南话朗诵《琵琶行》,把“白”读成“帛”,当她故作正经地读到“唯见江心秋月帛”的时候,连她自己也不忍俊不禁,我哈哈大笑的同时,忽然悟出了有的诗词读起来不上口的缘由,“唯见江心秋月白”,与前句的“四弦一声如裂帛”完全押韵啊!南京方言把“黑”读成“贺”,那“满面尘灰烟火色,两鬓苍苍十指黑”很上口呀!原来白居易很“南京”啊,有趣有趣!

2008年6月,女儿参加高考,我被星戴月的奔波日子结束。伴读时光,是岁月里的一束康乃馨,芬芳永远。

## 月末畅想曲

□广东广州 李璇

八月末的天气是凉爽的,回想着早秋的信号,也让欣悦的整颗心都雀跃着,想到了她的空中花园。

花园中已没有花了,早结成一只只小金橘,“橘”在粤语中与“吉”的发音一样,所以寓意着“大吉大利”。广州人都很喜欢金橘,欣悦不是广州人,不过是从小随着南下的爸妈住在这儿,但是也没有抵挡住它的魅力,商场百货摆的金橘颜色很鲜艳,但都是酸的,远不及花园里的这几盆,连皮都带着一股甜味。欣悦欢喜地摘下后,放在鼻尖猛吸几口,再往空中一抛,用嘴接住,一整个地咀嚼会让饱满的橘子水爆破刺激口腔,吞咽后满心都是橘子味。

带着味道酣睡,醒来就是春天了,欣悦不知道春天什么时候来,只知道稍暖和的时候,园中的小黄花就开了。妈妈摸着欣悦的脑袋,别了一枝黄花在她耳旁。园子里还种了一棵鸡蛋花,花朵中间会呈现嫩黄色。欣悦是个爱美的小姑娘,夸张地将花插满了整个脑袋,扮演成花仙子,这花是有魔法的,能从暖春开到清秋。

风车转来了夏天,欣悦舔着一袋有五个的蘑菇状冰棍,看着园里绿油油一片,妈妈种的生菜长得茂密且翠绿,广州人也很喜欢,叫“生官发财”,总能想到吉利的寓意。欣悦喜欢夏天的晚上,搬来一把可

伸缩的长竹椅,轻摇着蒲扇,赏漫天的星光,这应该是广州离星星最近、视野最好的地方。爸爸总爱和她抢,以至于有时候水喝多了,也不敢去上厕所,怕一会工夫,爸爸就舒舒服服地躺在椅子上了。躺在竹椅上看星星,摇着蒲扇乘凉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,欣悦总是会舒服得睡着。

妈妈轻轻地把她抱回屋子,也抱去找了秋天。花园里只有一棵桂花树,不过可以香满整个园子,欣悦总是迫不及待地凑上鼻子嗅,待桂花长得饱满到熟透掉落的时候,朵朵捡起晒干,做成香包,挂在腰间,抑或煮成茶水,配上甜糯的红豆糕,这将填满秋天的整个记忆。

冬天听到了,也迫不及待地赶来品尝,呼呼寒风中,带来了它的见面了,欣悦一伸手,原来是一只小金橘。

轻轻地合上相册,欣悦早已随着家人搬走,空中花园也不见了。房东的二儿子做生意挣到了一笔钱,把原来的顶楼拆了,往上新做了三层楼,楼顶变成了杂物间,再无人清理。后来,为了收更多的租金,又将顶楼划分成三小间个人公寓,门挨着门,只能隔着铁板感受冷暖,再无冬春。

“咚咚”,门被敲响了,欣悦抬头,妈妈端来了一碟小金橘,金橙色透着水珠发出光亮。

## 阶上知秋

□新疆伊犁 张迪

出了暑天,最早感知到秋之变化的,该是那古村曲巷里的斜径石阶。

阴阶上秋苔生。南窗下一阵风吹来,忍不住推窗去瞧,却见才下过雨的石阶上,缝隙边角里都长满了深绿色的青苔,虽不起眼却葳蕤,一连片绿得发幽,就连云朵覆来也被染得碧青——这场景出于太白的诗:“阴生古苔绿,色染秋烟碧”,石阶因苔而知秋,也因苔多了份雅趣。

愈是雨冷风凉,青苔愈爱从这时生长,布满或高或低的青石板阶,静静守候清秋里的绿意。又一场雨过,山寺蝉声渐微,桂树在风雨里飘摇,处处萧瑟冷清。可偏偏青苔长

了满阶,白鸟因此迟迟不去,纵使山寺几无人烟,石阶与苔用绿色酝酿着秋的独属生机。一千多年前,大诗人杜牧在扬州动情道:“雨过一蝉噪,飘萧松桂秋。青苔满阶砌,白鸟故迟留”,感叹幸得一阶青苔,让孤冷的秋多了些暖意。

幽阶上黄叶落。繁夏尚旖,冷秋陡至。密得几不透光的梧桐叶,前几日还如同春景,随着午后骄阳轻轻摇摆,给人带来一丝凉意。然而仅仅吹来一阵冷风,梧桐道尽头的小楼阶梯上,就落了两三片梧桐叶。叶子落时还泛青,今日就发黄了,拾级而上时,踩在脚下发出脆响,才恍然瞧见秋随着石

阶也缓缓来了。“未觉池塘春草梦,阶前梧叶已秋声”。朱子劝学趁早,阶上梧桐仿若秋日启程好读书的钟声。

谁说秋日只有萧瑟的黄叶白霜,且看江南曲巷的枕河人家。水波不断涌动,临河的阶上青苔黛绿;对岸银杏飘落,几层阶上落满金黄;谁家红枫凋谢,在暮色里委身阶上,在月光下红得可爱。还有斜晖里的藤萝紫,随舟而来的菊花黄,一齐染得石阶橙红橘绿,恰成四时好风景。手中相机不断定格,这阶上秋意胜于人间烟火。

因这阶上光景,我也言“秋日胜春朝”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6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